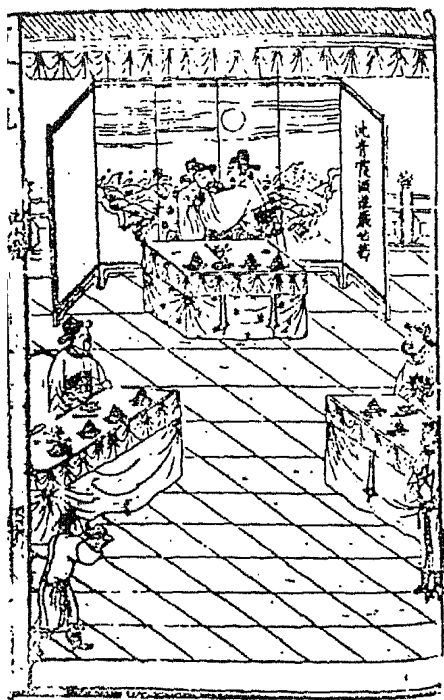


古
今
小
說





小堂相會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開向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忠臣番受奸臣制

旣髡英雄淚滿襟

休解綬 慢投簪

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

天道還分貞與淫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爲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青詞

由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譏害了大
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
嚴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但有
些小人之才博聞強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
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
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買官鬻爵官員求
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即得超遷
顯位由是不肖之人奔如市科道衙門皆其心腹牙
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
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諫句公道話

原詩
用之

兒若不是真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寧
可悞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子感慨時
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云：

小小休勤學，
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
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
開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
只有奉承高。

只爲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
來，做出一段奇奇恠恠的事迹，留下一段轟轟烈烈

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

家多孝子親安樂 國有忠臣世泰平

那人姓沈名鍊，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為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鍊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遍。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叫他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源陽、莊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真個是

吏肅惟遵法

官清不受錢

豪強皆斂手

百姓盡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
到京師看見嚴家莊穢狼籍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
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像意飲至中問
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
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斗餘兩坐客惧世蕃威勢
没人敢不喫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固意
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
給事畧沾唇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

去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朵，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悶着氣，一連幾口吸盡，不喫也罷。纔喫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脚輕，跣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揎袖而起，搶那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盃。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鍊聲色俱厲，道：「此盃別人喫得，你也喫不得。別人怕着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

此處在

灌去。世蕃一飲而盡。沈鍊擲盃於案，一般拍手呵呵。

大笑唬得眾官員而如土色一個個低着頭不敢則聲世蕃假醉先辭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着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捏兩把汗沈鍊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幾盃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廝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瓶不如先下手爲強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纔下手

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
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就攪頭
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來焚香盥手，寫就表
章，奏上，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兇極惡，欺君悞
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鍊謗訕大
臣，沽名釣譽，着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嚴
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鍊打死，喜得
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
重沈公的節氣，況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好的，因此反
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

安州爲民沈鍊帶着棒瘡卽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顧着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家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象年方週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惧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爲證

一紙封章忤廟廊

蕭然行李入遐荒

相知不敢攀鞍送

恐觸權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安州屬宣府是個遼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

景舉目淒涼，况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慘戚。欲
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
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人打個小傘前來，看見路旁
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問道：
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鍊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
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嵩父子，莫
非官人就是他麼？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
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携寶眷
同行到寒家權下，再作區處。沈鍊見他十分慇懃，只
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

宅院却也精緻。那人揖沈，錄至于中堂，納頭便拜。沈
鍾懷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
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
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爲嚴賊當權襲職者，都
要重賂小人不願爲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
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
也。又聞編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
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
裘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
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分付庄客宰豬買

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盃，以寬勞頓。沈鍊謝道：「萍水相逢，便承教宿，何以當此？」賈石道：「農庄粗糲，休嫌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鍊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覓了一回，轉來道：『賃房儘有，只是醜陋低窪，急切難得中意的。閣下不若就在草舍。」

權住幾時小人領着家小白到外家去住等閑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鍊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買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墜銜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異慌忙分付庄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子將細軟家私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鍊見他慷慨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介村農怎敢僭扳貴宦沈鍊道大丈夫意氣相

許那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歲就拜沈鍊爲兄沈鍊
敬兩個兒子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都
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過沈鍊喫飯已畢
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自此沈鍊只在賈石
宅子內居住時人有詩嘆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真

移家借宅表情親

世間多少親和友

競產爭財愧死人

却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恭嚴閣老既
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
米相助的也有携酒餚來請沈公喫的又有遣子弟

初本

拜於門下聽教的沈鍊每日開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說到閉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少無不聳聽惟喜或時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一時高與以後率以爲常又開得沈經歷文武全林都來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扎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一寫明奸相嚴嵩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鵰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

忠之
盡矣
區

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咭得熱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却沈鍊。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乾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將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行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托他要查沈鍊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

可憐忠義沈經歷

還向偶人誇大口

却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鞑虜俺答引衆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擄去男婦無算。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爲退襲之計。一般篩鑼擊鼓，揚旗放砲，都是鬼弄。那曾看見半個鞋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懼罪，密諭將士，搜獲避兵的平民，將他剝頭斬首，充做鞑虜首級，解往兵部報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鍊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攬禍的太歲，書中不

知爲甚麼說話，那裡肯與他送。沈鍊就穿了青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畧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於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於韃虜矣。」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殺生報主意何如

解道功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夜

冤魂相喚覓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却說沈鍊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克死之

鬼又作卷下吟云

雲中一片虜烽高
不斬單于誅百姓

出塞將軍已著勞
可憐冤血染霜刀

又詩云

本爲求生來避虜

誰知避虜反戕生

早知虜首將民假

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並
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
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在著勞

應官勇如
人如即
此只分付
朝廷不從
有人矣

何似借他除佞賊

不須奏請上方刀

烏就密書連改詩封固就差羅鎧送與嚴世蕃書中
說沈鍊怨恨相國父子除結死士劔客要乘機報仇
前番韃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
意在不軌世蕃見書大驚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
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處當為相國了當這件大事
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臨行
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
却這心腹之患當以候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
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欵差勅命來到宣府到

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學生爲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食，恨無良策以置此人於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控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遞上文書。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係妖人蕭芹之黨。原來蕭芹是白蓮

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燒香惑眾哄騙虜酋
俺答說自家有奇術能呪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
類虜酋愚甚被他哄動專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
一營俺答幾次入寇都是蕭片等爲之向導中國屢
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
目脫脫對他說道天朝情願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
換你家馬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
美事只怕蕭片等在內作梗和好不終那蕭片原是
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僞哄誘你家
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王若不信可要蕭片試其

術法委的喝得城頽，唬得人死。那時合當重用，若唬人人不死，喝城不頽，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王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煞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脫點頭道：是。對郎王俺答說了，俺答大喜，約會蕭片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片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彼居庸關守將盤詰，并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衆，山峽幾處俱有。一向介頭緝捕，今日聞活揚，亂變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

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牽害沈鍊如何不喜當晚就
請路御史來後堂商議道別個題目擺布沈鍊不了
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
浩揚胤慶招中竄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
沈鍊沈鍊因失職怨望殺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
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後患先用密稟稟知
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鍊之命必
無近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
本稿約齊了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稟帖便
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都則問尚書并論走個罷款沒

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着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陞遷三級。侯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却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裡拿沈錄下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袞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揚路二賊爲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任在此處，揚路二賊決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買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

正論

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煞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爲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家沈儀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惜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

殺之黨，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決，怕他在衆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不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屍首，囑付獄卒，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却瞞着沈鍊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於隙地。事畢，方纔向沈鍊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洩漏。」沈鍊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鍊道：「極知久佔叔叔高居，心上不安。」

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撤開靈柩以此遲延不
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爲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
全是爲你家門戶豈因久佔住房說發你們起身之
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強但我有
一小事卽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圓你母子自小心
安任便了、覷着壁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
是沈鍊親筆措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
路上做個記念、他日相逢、以此爲信、沈家就揭下二
紙、雙手摺疊、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
來賈石弄定揚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鍊、未

首下休自己與沈鍊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
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話下却說路楷
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於獄中取出閻浩張胤斐
斬訖并要割沈鍊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鍊真屍已
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裡辨驗得出不在話下再
說楊順看見止於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當
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
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鍊是嚴家緊對頭
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
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於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難

之有如今再上個本說沈鍊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家私庶國法可伸入心知懼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并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却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借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而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却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稟帖到嚴府知會自述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學詩曰

破巢元邦從來少

削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

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裡奉着急牌、差人來拿沈鍊
家屬、并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
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見幾之
明也、時人有詩贊云

義氣能如賈石稀

全身遠避更知幾

任他羅網空中布

爭奈仙禽天外飛

却說楊順見拿到沈鍊、沈鍊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
虜實迹、二沈高聲叫屈、那里肯招、被楊總督嚴刑拷

打打得體無完膚，沈棗、沈棗熬鍊，不過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棗尚在襁褓，免罪隨着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住路措又與楊順商議道：沈鍊長子沈棗是紹興有名秀才，他時得地必然銜恨於我，草不若一并除之，永絕後患。亦要相國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齎文前去囑他申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專

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選金紹領了台
旨，汲汲而回，着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過
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
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萬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
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
你齋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須要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
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回話。」張千、李萬道：
「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有違
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

往南進發，却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寧海縣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爲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俾細說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遠，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攪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真是

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着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却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

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
到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是生下或男或女
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閻氏淑英
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
夕看戲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願蓬首
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
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
非不歡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閻氏
道老爺在朝爲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
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妄鞏着

官人到官中，辨決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極力撮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夜衆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趲上路，聞氏換了一身布衣，將青布袋頭別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么喝六。

漸漸難爲他夫妻兩個來了。聞氏看在眼裡，私對丈夫說道：「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提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是半疑不信。又行了幾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竊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具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聞氏說道：「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寧府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大行山梁山濼，一路荒野，都是响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兇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

計請自方便
留奴家在此
不怕那兩個
潑差人生吞
了我沈小霞
道濟寧府東
門內有個馮
王事丁憂在
家此人最有
依氣是我父
親極相厚的
同年我明日
去投奔他他
必然相納只
怕你婦人家
沒志量打發
這兩個潑差
人累你受苦
於心何安你
若有力量支
持他我去也
放膽不然與
你同生同死
也是天命當
然死而無怨
聞氏道官人
有路儘走奴
家自會擺佈
不勞掛念這
里夫妻暗地
商量那張千
李萬辛苦了
一日喫了一
肚酒納納的
熱睡。然不
覺次日早起

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濟寧府東門內有個馮王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依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儘走奴家自會擺佈不勞掛念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

一日喫了一肚酒納納的熱睡。然不覺次日早起

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濟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喫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况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雖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

半，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着同去，萬無一失。話休絮煩，看看已牌時分，早到濟寧城外，揀個潔淨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南門走道，轉來喫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着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啞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不如喫了飯，趕路爲上。沈小霞道：這裏進城到東門，不多路，好反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萬貪了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

李萬

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飲，必然有此。賁發明日，領個轎兒，擡你去這幾日，在柱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慣。聞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個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千萬勞你催促一聲。」李萬答應道：「不消分付。」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萬托着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感，走了幾步，又裏急也裏，覷個毛坑，上自在方。

便了慢慢的望東門而去却說沈小霞回頭看時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喫了一驚沈寒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說話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裡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姪有話快說休得悲傷候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賊屈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措殺害只有小姪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

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
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
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姪便就
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強似死于奸賊之手
馮主事道賢姪不妨我家母室之後有一層複壁儘
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內僱住數日
我自有道埋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馮
王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
有個地道從此鑽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
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迹不到之處

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
敢洩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

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淡吏

自有魯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於
門首問老門公道主事老爺在家麼老門公道在家
裡又問道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曾相見否
老門公道正在書房裡喫飯哩李萬聽說一發放心
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
李萬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逕自出門去了

李萬等得不耐煩肚裡又饑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
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老門
公道方纔出去的不是李萬道老爺書房中還有客
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萬道方纔那穿白的是
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萬道老
爺如今在那里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後定要睡一
覺此時正好睡哩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二
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
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霞係欽提
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

地好一
門

和受萬公
身打紅

姪之宜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宅去了，在下
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還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
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趕路走，老
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麼說話？我一些不懂。李萬
耐了氣，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啐，罵道：
見鬼何常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槩不
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于紀，出入都是我通稟，你却
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麼？強裝麼？公差名色
拘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李萬聽說愈
加着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象是朝廷要緊的人，犯

不是當要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的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睡，沒甚事，誰敢去稟你這獠子？好不達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理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裡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管門的在那里放誰？在廳上喧嚷。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莫非書房在那西

快

遣我自去看，怕怎的。從聽後轉西走去，原來尾一帶長廡。李萬看見無人，只領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聽得外面亂嚷。李萬到門首看時，却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開口。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由分說，便罵道：「奸夥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已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間蕩不催。趙犯人出城去，待怎麼。李萬道：「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萬道：「我只登了個東被，歪子上前了幾步，跟他不上。」

直趕到這裡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
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
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喫老哥煩你在此等候
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子道有你這樣
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却放他獨自行走就是
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裡頭不在
裡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紀不關我
事說罷便走李萬趕上扯住道人是在裡頭料沒處
去大家在此幫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
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道等要緊張子道他的小老

姿在下處方纔雖然囑付店主看守，只是放心不
下。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
萬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着肚飢，
守到晚，並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餓極了，
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幾文
錢，的火燒來喫去。不多時，只聽得扛門聲響，急跑來
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萬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
不會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恁作
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
然這裡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

房簷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裡起一陣風恹恹的下幾點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要楚推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却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在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嘴八張好不熱鬧街上人聽得宅裡鬧炒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閑看驚動了那有仁有義守孝在家的馮主事從裡面蹣跚出來且就為主事怎生模樣

頭帶梅子花，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藤衫，腰繫麻繩，足着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聲老爺來了，都分立兩邊。」主事出廳問道：「爲甚事在此喧嚷？」張千、萬上前施禮道：「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侄，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攔，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

經歷沈鍊的兒子麼李萬道正是馮主事掩着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奸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却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是當得起他惟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却來圖賴我叫家童與他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閑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要馮主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攪的攪煞時間被衆人擁出大門之外閉了

門兀自穩得嘈嘈的亂罵張千李萬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萬道：昨日是你一力撻掇，教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萬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囊老漢豈有不知？兩個一頭說話，飛遶出城，復到飯店中來，却說聞氏在店房裡面聽得差人聲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李萬將昨日往毛

廟出恭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後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進城就喫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必然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起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說猶未了只見聞氏哈着眼淚一雙手扯住兩個公人叫道好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萬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處抓尋你到問我要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將衣袂掣開氣忿忿地對虎一頓坐下聞氏到

是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居來。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閔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捨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爲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盡。心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你老店主道：「小娘子，你休得急性，那排長與你丈夫前日無怨，往日無仇，着甚來由，要壞他性命。閔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

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的惡托，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部萬里帶着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孤身婦女，看着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着奴家同他去官府處，叫冤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折幾句，沒處掉嘴。老店主聽見閻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道：「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

係他一日。閻氏道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緊那兩個
殺人的兇身乘機走脫了道千係却是誰當張千道
若果然尋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弟兄兩個又到
這里則甚閻氏道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又要指
望姦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屍首在那里少不得
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老店官見婦人口嘴利害再
不敢言語店中間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問說
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都道小娘子
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閻氏向着眾人深
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

指引則個這兩個兇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衆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萬欲向衆人分割時，未說得一言半字，衆人便道兩個排長不消辨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衆人揀着張千李萬，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裡，尚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逕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懸着一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搥，搥得那鼓振天的響，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

跑來將繩縛住，喝道：「這婦人奸大膽，聞氏哭到在地，口稱添天冤枉，只見門內么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聞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喚張千、李萬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萬說一句，婦人掩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牾不過，王兵備思想道：「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

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萬招裨爲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真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於空房，打齋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終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着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說罷，站起身來道：「老公祖既

有公事不敢留坐了。真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
橋上想道：「疑馮公如此，俱怕殺府流棄，必然不在他
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
不納，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回到州中，又
取出四人來問。閻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
認得有何人？」閻氏道：「此地並無相識。」知州道：「你丈夫
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幾時來回？復你的說
話。」閻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喫午飯前就去的，却是李
萬同出店門到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趕上路也到
城中去了。天晚方回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我

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
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變變而回
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
在馮家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着忙如何
將好言語穩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兩
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却教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
進城兩個乘早將屍首埋藏停當却來回復我小婦
人望青天爺爺明鑑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萬正
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幹何事若非用
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呈說考數手下將那張

大快

大快

快

李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李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襲實未自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推尋沈襲，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壯，鎖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襲五日。一比店主釋放。寧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道裡，依繳了張千李萬一條鐵鏈，鎖着四名。

民壯輪番監押，帶得幾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爲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當酒喫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米千夫萬那里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裡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剩得李萬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

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涉青天在上若牛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子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目只求小娘子休去州裡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殉命便是陰德閻氏道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容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喏喏連聲而去有詩爲証

白念廿兩隣兇謀

誰料中途已失因

鎖打禁持熬不得

尼庵苦向婦人索

官府立限緝獲沈襄一來爲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
二來爲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
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檢會却說總督揚願御史
路楷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
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風聞楊願橫殺
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盡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
助惡嘉靖爺正當設醮祝釐見說殺害平民大傷
和氣龍顏大怒着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
怒不測一時不及效護我底虧他於中調停止於前

意

薛爲民可笑楊順路措殺人誦人至此徒爲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稟兩個差人又死了一個只剩得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幾個頭出得府門一道烟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却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複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都是馮主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

庵奇居暗暗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子李萬都過了
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
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
主事三年孝滿爲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
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
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已待養却於喪
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爺天性至孝訪
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鸾之
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
臣所召乃是上界直仙正直無何萬一箕下別斷有

忤聖心，乞恕微臣之罪。嘉靖爺道朕正願聞天心，正論與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呪神，其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

高山番草

父子關老

日月無光

天地顛倒

嘉靖爺道
長和古帝
道是道在

嘉靖爺爺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嘉靖爺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

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頭，乃是番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朕當即為處分。卿不可洩於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賜而出。從此嘉靖爺漸漸疎了嚴嵩。

有御史柳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奏嚴世蕃馮藉
父勢賣官濫爵許多惡迹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愛
惡子植党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 嘉靖爺見
疏大喜即升應龍爲通政右奉議衆世蕃下法司擬
成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
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占民間
田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得旨三法司提
問問官勘實覆奏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
發養濟院終老被宰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喜
信慌忙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庵訪問那

聞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歸家時，懷孕三月。今在巷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聞氏親自教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馮主事方上京補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暫迎歸本家園上居住。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泰議將沈鍊父子冤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冤本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力擔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掛號投遞。聖旨下沈襄忠而獲罪，准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准貢，諒授知縣之

職沈襄復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
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嘆適值
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與楊順合謀
陷臣父於極刑并殺臣弟二人臣亦幾於不免寬
未墜危宗幾絕受禍之條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
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於鄉使邊廷萬家之怨骨
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
刑典而慰人心也聖旨准奏復提楊順路楷到京
問成死罪監刑部牢中待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
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襄到京依傍馮主事

寓所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歸
埋葬馮主事道老年瘦處道終已打聽個消息在雲
州康健無恙令弟沈棗已在彼游庠了下官當遣人
迎之尊公遺體要緊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
可也沈棗領命逕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踪跡
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
草堂喫茶見堂中掛一軸子乃借書諸葛孔明兩次
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
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為何看之沈棗道動問老
丈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

筆也。沈小霞道：爲何留在老丈處？老者道：老丈姓賈，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後遭奇禍，老夫俱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裱成一幅，時常展，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後，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家，徙居雲州。老夫時常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曾遣人去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挂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遺筆。沈小霞聽罷，連忙拜倒在地，口稱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

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筆也
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廝差人到貴府來提賢侄要行
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
以得全沈小霞將臨清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
稱難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
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
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侄
來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欲出
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遇巧
遇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便是沈家下馬相見賈

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纔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斷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骸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一起帶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當日又同賈石到城

西看了，不勝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三人面色如生，毫不可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擡了三個人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侄欲問恩叔取去，供養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掛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垂淚而別。沈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沈襄復身又到此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回復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子，拔柩還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賜金的，也有餽

賤儀的沈小霞只受勘令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
灣另換了官座船驛遞起人夫一百名牽纜走得
好不快不一日來到臨清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
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書信圍上領了
聞氏淑女并十歲兒子下船先恭了靈柩後見了徐
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
道戒門絕戶如今依舊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惡死
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的喫虧做好人的
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
女兒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

集將喪，船停泊馬頭，府縣官員都在岸，孝舊結廬已
自清查給還。二沈杖，都莖于祖塋，重守三年之制，無
人不稱大孝。撫按又替沈鍊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
祀，親筆出師表一軸，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服滿之
日，沈襄到京受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升到黃堂
知府。閻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叔叔沈衆同年進
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
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
拜說：道上帝憐其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凡
爲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

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爲神矣
有詩爲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
料得好魂沉地獄

魂魄爲神萬古揚
皇天果報自昭彰